

## 搭桥(小说)

□段国圣



绘图瞿溢

“又是谁的电话？”

我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努努嘴，吴芸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没再追问。她开始做预备动作，侧腰，仰背，撑腿，然后双手合十……

我脑子开始有些乱象了，眼前好像晃悠了一下陶亚丽的身影，她微胖的身躯，急促的步伐，在超市里挑选她想买给我的补品，去快递公司邮寄包裹，然后骑着电瓶车回到家做晚饭陪孩子做作业，偌大的一个城市，我不知道她居住在哪一隅，以前她让我接孩子总是叫去学校接，从不让我去她家。听一个朋友说，她很忙，不过打扮得还时髦，好像是单身。

“哪来那么多的话！”吴芸用脚踢了一下地上的毯子。

其实刚才陶亚丽在电话里又说了些什么，我也没听清。

“好了，我要……洗澡去了。”我挂断了电话。

吴芸伴随着平板电脑里播放的音乐和口令开始练习她的瑜伽。

我发了一会呆，挪了一下有点发麻的腿，瞪眼看那玫瑰花，发现叶片上那晶莹剔透的水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晚饭吴芸做了几个可口的菜，说要给我营养营养，我真想小抿一口，当然这是痴人说梦，家里仅有的几瓶酒早被吴芸送人了。吃好后，我和吴芸聊了一天，说了一些医院的见闻，也谈到了关于死亡的话题，吴芸摆了摆手说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说点其他开心的事。于是给她讲了一个笑话：说一天有一家

人要来客人，妈妈烧了一碗红烧肉，叮嘱孩子，等客人动了筷子你再吃，孩子记住了。谁料那客人刚刚坐下，突然有急事被人叫走了，端上桌的红烧肉一块也没有动，孩子着急地拦住客人说：你动下筷子再走嘛！后来这孩子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懂事的孩子……

吴芸听完后咯咯地笑出声来，我也嘿嘿地笑。

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又响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又是陶亚丽打来的！我在肚子里骂了一句难听的并嘀咕着：这人怎么啦，是存心来添乱的吗？

我没有犹豫便使劲地按了一下关闭，可是三秒钟后铃声又再次响起，如果再不接，恐怕会弄巧成拙，我干脆扔下手机愤愤地说：“又是陶亚丽的电话！神经病！”吴芸刚刚洗完澡，披一件丝质的浴衣，腰带还牵在手里，圆润白净的肚皮露出肚脐眼，灯光下她的美丽愈发光彩照人。

“接呗。”吴芸扣上了腰带。

我只好作出很不情愿的样子重新抓起了电话。

吴芸让我把脚缩一缩，她坐到我身边。

声音那头开始有些嘈杂，一会儿才安静下来。陶亚丽大声地说：“你不要搁电话，我还有话要对你讲……她不在家吧？”

“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！”我的语气当然是“冷若冰霜”。我没有把手机贴在耳边，而是拉开了一点距离。

“萍萍下半年就初中毕业了，她想考艺校，她说她想学雕塑。”

“雕塑？什么雕塑？”

“你先别问这个，我已经给她报了名，老师是市美院的教授，水岸花园的那个雕塑就是出自他的手，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学费比较贵，一年要好几万，我想你应该有责任承担一部分吧。”

我有些恼火，歪着脖子对着手机吼道：“不能总是迁就她，她要天上的月亮，难不成还要我给她做梯子？”

“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千万别激动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萍萍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，其实现在学有些晚了，要是当初……如今她一心一意地要学，我们应该鼓励她，孩子是脆弱的，何况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关爱，她是经不起打击的，万一……”

“万一，万一我死了，难道她也会死？”我的话充满了怒气，更不近人情。

“不要激动嘛，别忘了你才刚刚搭过桥，你的心脏不能再受刺激了，我只是跟你先通个气，关于钱的事又不是不好商量，你先有个思想准备，孩子也想得到你的答复……别忘了，快明天就到。”

这回是陶亚丽先搁的电话。

我转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吴芸把两只腿高高地跷在茶几上，一朵低垂的玫瑰恰好趴在她的脚背上，好似小鸟依人，柔媚娇艳，而吴芸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指甲，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修指甲了，指甲盖上还添了一朵小花，它是那么的好看，我真想捧起来轻轻地吻一下，但是，我没有。(下)

## 海边(小说)

□王海波

其文静。吃完饭他们加了微信好友。他们两个城市相距不远，开车吧小时，但有约未见。渐渐的张影想去看海的愿望没那么强烈了，她只在微信里偶尔提提，心存美好不正当。女人容易当真。

起初是徐阳跟张影聊天的，他每天发个图片或者早安早上好。寂寞中的女人需要抚慰，这个徐阳懂。张影的情况徐阳摸得一清二楚，张影怨他：“你光让我说，可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！”徐阳发个笑脸搪塞。张影不肯罢休，“如果有一天，我特别特别在乎你，你搞不好不喜欢我了，我遁入空门也来不及啊！”

徐阳很甜蜜：“怎么会呢？没有那一天，除非我爱不动了。”他总是让她感动，让她的心一点点融化。张影幸福死了，想起来温暖美好。

也有时，徐阳发个早安，到第二天再发个早安。久，张影就生气，语气生硬：“你不把我放心上，唤醒了我，又对我置之不理，我体会不到你的疼你的爱，我不要你物质上给予我什么，我只想你心里有我。”徐阳解释：“我这些天太忙，理解点好不好？”他一哄，张影不过多计较。

徐阳在文化馆工作，县里配了工作室给他，让他潜心创作。文化馆派上场的人不多，徐阳人缘好，经常被馆里拉郎配，人手不够就喊他。南黄海笔会报到的那天，徐阳在乡镇参加演出，张影三点就报完到，徐阳靠六点才回来。他在酒店门口看到张影的，张影朝他招手，他也朝她招手。一年多没见，张影已不是原来的张影，嘴上还叼着烟。徐阳笑了，笑得极不自然。

晚上徐阳在一家人酒店招待张影。张影说她还有个小姐妹能不能喊过来，徐阳说好啊。徐阳喝多了，张影心疼，说怎么不控制自己，伸手没拉住他，一个跟头摔倒了。徐阳

埋着头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
张影说：“要去房间躺躺？”

徐阳坐在地上，摆了摆手：“不了，你陪小姐妹先回吧，我明早来。”

张影立着不走，手上捏着支烟。

这时酒店朱老板出来了，徐阳和朱老板无话不谈，朱老板操着徐阳往店里走，对张影说：“他经常这样，你们回，歇会儿我送他。”

她回到房间心里不舒服，言行中她感觉徐阳并不喜欢她，她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张影翻来覆去地想，但她还是担心他酒多了难受。

张影也喝醉了，陪一个诗人，她就喝了一杯干红。

徐阳每天早晨四点多起来写作，能写到八点，这个时间段没有人打扰他。但今天他设置了闹钟，七点响了，他打电话问张影：“在干吗？”

张影叹道：“想你。”

徐阳回：“我马上过来。”徐阳本来也可以住酒店的，他跟报到组说没必要，家就在附近。酒店是原来政府招待所，改制卖给私人，道路、景观、绿化、内外设施重新改造，增建了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真是散步、赏景、小憩的绝佳之处。加之地段好，老板人头熟，生意特别忙，不提前打招呼，订不到房间。

张影知道徐阳到了，门虚掩着，徐阳返身关了门。张影头发蓬松着，裹着睡衣，窗帘密实，灯光下，四目相望，徐阳揽住她的腰，把头靠在她肩上说：“去洗吧。”

楼道里有人走动，边走边敲门边喊，吃早饭啦！徐阳知道这一层都是笔会的。张影关上卫生间的门，水流声漫了过来，徐阳闭目和衣躺着。聊天中他们爱得死去活来，见了面他突然改变了想法，昨晚他从酒店回去的路上还在想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差距，他本来完全可以去

张影房间，他没有醉，但他不想给张影留下伤痛，他很纠结。

从内心说，徐阳欠她一份情，这辈子他都不会忘。他的文化公司几乎一夜之间倒闭，广告公司、印刷厂、销售客户上门讨债，走投无路，他想到张影。张影问他需要多少？35万。当天张影就把钱打到徐阳卡上。徐阳抓到救命稻草，缓过气来。后来徐阳打官司追回了一笔钱，如数还给张影。这么多年来，徐阳觉得人其实是一片无形的海，深不见底。他跟张影已站到海边，他不想前行一步，他怕风浪把他们卷走。

徐阳到酒店是朱老板送的：“你别走，就在门口等我信息。”

“知道，你放心。”朱老板回道。

发好信息，张影出来。张影望着他：“去冲一下。”

他把手机甩到床上，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而后脱掉衣服放水冲澡。张影用浴巾擦头发上的水，徐阳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看，上面显示朱老板。

响了几声，张影抓起电话喊徐阳，徐阳问：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朱老板。”张影说。

“你接一下，没事，我马上好。”

徐阳叫张影接电话。

“喂。”张影一开口，对方就喊“徐阳呢？”

“徐阳在卫生间。”张影说。

“你赶紧叫他下来，他爸晨练回来被车撞了，我在楼下等。”朱老板语气很急。

张影一听浑身发抖，心怦怦地跳，使劲喊徐阳。徐阳目瞪口呆。

“还愣着干嘛？快回去，处理好告诉我。”张影催促他。

路上，徐阳骂朱老板：“你个混蛋，专出馊主意，什么谎不好说，非要拿我爸说事！”



## 民间写真

## 南瓜

□宋一枫

外婆从自留地里摘了些洋扁豆和茄子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很大的南瓜，还没进门，就喊着二舅：快来接一下，太重了。在秋天的庄稼地里，南瓜尤其显得肥胖而壮实。应该是野生的吧，爬在麦秸和玉米秸码成的柴堆上，一个金黄的大南瓜带出一串嫩黄的小南瓜。柴堆脚下的土壤是肥沃的，没有积水，也不会干旱，正好适应南瓜生长。

在我看来，南瓜很像是没娘收管的“野小官”，沟边、路边，黄豆地、茄地里，只要有点空隙之地，藤蔓便恣意疯长，以致把其他庄稼都压在它身底下，似乎有些霸道。

外婆几乎每天都能搞一两个南瓜回来，堆放在屋前的廊瓦下，大大小小站成一排。我分别给它们取了名字，那个最大的，胖胖嘟嘟，我管它叫“二舅”；略小一点的，个头长些，是“三舅”；这个南瓜的表皮上有些坑坑洼洼，它是“二姨”（二姨小时候出过天花，没有及时就诊，留下了一脸麻子）；而那个叫“小寄爷”的南瓜，留着一根长长的瓜藤，像她的辫子；剩下的一堆小南瓜，它们就是表弟和妹妹，“我”就是那个长得最帅的，青黄的皮，细细长长。

几天之后，南瓜由黄变红，色相极其诱人，就连“我”也变成了红黄色。

于是，我天天都吵着外婆要吃南瓜粥。我喜欢甜食，因此特别想吃，但是外婆不让，她说过两天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后天，我费了很大的劲把“二舅”拖进了屋，甚至把菜刀都放在南瓜旁边，可是外婆还是不让，还说过两天。如是过了好几个“两天”，我恼火了，问外婆到底要多少个“两天”才可以吃到南瓜粥呢？外婆说，这次真的过两天就烧给你吃。为什么？今天是霜降，过了今天，南瓜被下过霜就甜了。

那天，外婆一大早就把舅舅和娘们喊了起来，队上要开早工拾棉花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姨。外婆交代小姨，把南瓜放在最里面的那口最大的锅里煮好，等她回来就烧南瓜粥吃。接下来，小姨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我提醒了好多次，外婆叫你烧南瓜。直到小姨把南瓜洗好、切好，放进锅里加上水，坐到灶前点上火，我这才放心，背上书包去上学。

我中午放学回来，我直冲到灶间，揭开里锅，锅里是空的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我吼道：“番瓜好，多吃番瓜会翻身的。”沙地人管南瓜叫番瓜，管山芋叫番芋，心心念念都想着翻身。

终于把最后一个南瓜吃完了，那是过完次年元宵节以后的事。外婆开始给我们做玉米柄饭给我们吃，我感觉终于摆脱了南瓜的纠缠。对于南瓜，吃多了真不想吃，但是一过霜降又想吃得慌。

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南瓜，会攒下许多南瓜籽。外婆把瓜瓢掏出来，用水洗净，摊在窗台上晒干后，用大锅一炒，香味弥漫在空中。我抓上一把，带去大队操场看电影，把馋嘴的小朋友们引了过来。

## 江海新韵

## 懂你(散文诗)

□赵勇进

忽然间，蝉鸣被珍藏了，

还未觉得，与之相伴的夏天越行越远。秋声四起，都是一些轻吟浅唱的小歌手，远没有知了狂放高歌的豪迈、率真。季节转换频道，常常不露声色。

你守在长亭边，默默无语，无关夏天退场、秋色迷人。只有我懂你，风雨里、阳光下，你都一样初心不改，遥望远方，等待狂下一场万籁无声的流星雨，等待架起一座流量万千的虹桥。

然而，季节总是我行我素，在一个个时间节点上，留下印记。雪，从冬天的屋檐下飘过，一不小心沾在窗棂上，变成冰凌。只有我懂你，坐在红泥小火炉边上，品着一壶陈年米酒，点亮整个屋

子的温暖。雷，从门前的小路上滚过，很刻意很生硬地潜入水道，化作潺潺的声响。只有我懂你，铺开三尺宣纸，将外边的杂乱的音符，梳理成颜真卿的正楷王羲之的草书。

光阴，属于我们的仅仅一星点儿，鱼儿畅游、鸟儿翱翔、人儿呢？其实，人生的精彩，可以是爬上高峰的威武，也可以是长亭里一曲婉约。季节在轮回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圆，而人生是直线，错过了再不相见。

人生与季节相交、相切、相离，是命的选择，更是反抗争。在生活的日常里，季节像一个球，人生的线一直系着。在季节的变换里，是被纷繁的生活牵挂，还是松松手放飞快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懂你。